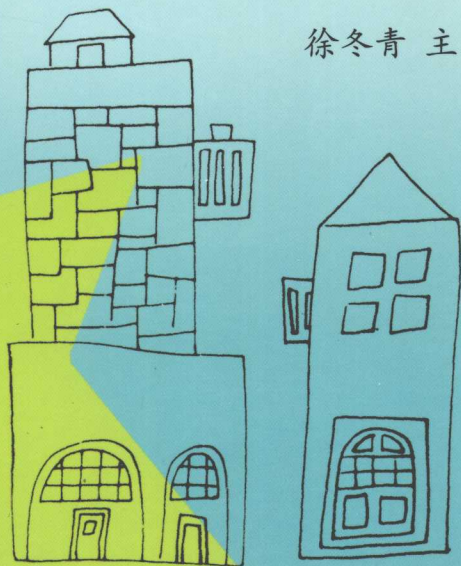


Chengshi Shangkong de Xingx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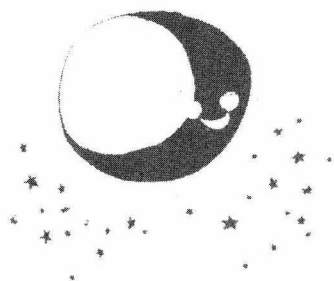


城市上空的星星

徐冬青 主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城市上空的星星

徐冬青 主编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上空的星星 / 徐冬青 主编. - 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
出版公司, 2009.5

ISBN 978-7-5001-2092-6

I. 城… II. 徐… III. 儿童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 第 066910 号

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100044

传 真 (010)68357870

电子信箱 book@ctpc. com. cn

网 址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责任编辑 袁秋伟 唐 麒

封面设计 桑吉芳

印 刷 上海青浦印刷厂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80 千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次

ISBN 978-7-5001-2092-6 定 价: 22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城市上空的星星》 编委会

主 编：徐冬青

副 主 编：黄 磊

执行编辑：丁阿虎

目 录

令人怵惕的一笑	李中林 (1)
雪花 雪花	文 达 (14)
钓鱼的老人	徐凤清 (35)
冬爷爷和三个姑娘	杨福康 (46)
玉梳	余 月 (49)
英园小说三题	李中林 (68)
愿你做个好梦	李益强 (83)
黑皮	施 伟 (85)
城市上空的星星	文 达 (96)
天堂鸟	缪文宗 (114)
爱漂亮的小刺猬	江 帆 (128)
山湾人家	李玉霞 (132)
家常腌菜	邬丽雅 (141)
丑小狗与花公鸡	杨德生 (146)
仗势	陈复观 (153)

鸡头	李中林 (158)
教授与保姆	徐凤清 (168)
你太好了	张 芳 (178)
像天使一样飞翔	张 霞 (181)
女孩辛琪的梦想	文 达 (188)
半桶热水	李益强 (209)
天坑	缪文宗 (211)
谎言	李益强 (224)
蒲公英妈妈和她的孩子	杨福康 (226)
出逃	李玉霞 (229)
小偷与少女	高彩娥 (238)
“色狼”洞	陈复观 (248)
“绿宝石”计划	肖惠琴 (252)
一个中学女生的梦呓	吴 洁 (260)
寻找消失的作文	黄徐艳 (270)

令人怵惕的一笑

李中林

早自修的下课铃响了，校园里传出一片嬉闹声，陈雪冬拖着双脚，融入了课间的人流。

上课铃一响，班级里的嬉闹声变成了嘈杂声。嘈杂声延续了几分钟后，只剩了张老师一个人的声音。张老师讲些什么，陈雪冬没有听见。他在听走廊上有没有异样的声音。脚声从远处渐渐走近。陈雪冬用语文书挡着了脸。同桌的潘小川推了推他，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：雪冬，你的外婆来看你了。若是在往日，陈雪冬一定会回敬一句：你看错了，是你的岳母大人。潘小川在嘻皮笑脸时，陈雪冬放下书。教室门口那个他不认识的老婆婆，在看教室的人。老婆婆打断了张老师的讲课。张老师问她，你找谁？她说找她家的阿毛。张老师问同学，谁叫阿毛？同学们兴奋起来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眼睛在问：你是不是阿毛？张老师支走了老婆婆，向着大家咕哝了一句：今天的门房睡着了。张老师继续讲课。陈雪冬兴奋了一下后，又用语文书挡住了脸。潘小川奇怪陈雪冬用书挡脸，问他是否想打个瞌睡？他点点头。潘小川说：你真要瞌睡就瞌睡吧，我给你站岗，走廊里又响起了脚步声，像是两个人的。脚步声停了，陈

雪冬听得在问：老师，有个叫陈雪冬的同学，在这个班级吗？张老师大声地问：谁叫陈雪冬？张老师知道陈雪冬在这个班里。他这样问，是在发泄打断他课的不满。陈雪冬站起来，教室门口站着光头和塌鼻子。糟了，他懊悔自己今天没有逃学。光头指着陈雪冬说：你这个小子，昨天给你逃走了，今天看你还往哪里逃？给我出来。陈雪冬一点不怕，他说：张老师，我不认识这个光头，他来找我什么事？塌鼻子抢着说：陈雪冬，难道你连我也不认识？陈雪冬回答：塌鼻子，谁都认识你。潘小川也说：塌鼻子，我也认识你。潘小川这么一说，男同学一句，女同学一句，都说：塌鼻子，谁都认识你。张老师恼火了，他呵斥同学们不要说话，板着脸对光头和塌鼻子说：你们找陈雪冬真有事，去政教处找胡主任，我要上课，陈雪冬要听课，请你不要影响教育秩序。下课后，我保证把陈雪冬送到政教处，有没有事你们去理论。光头和塌鼻子还不走，潘小川说：王大力你有手机，打“110”。同学们一听打110，大家来了劲，齐声说打110。一听打110，光头怕打110，软了下来，换了口气对张老师说：我们在政教处等着，下课后你一定要把那小子送来。这小子逃得快，你要当心。陈雪冬还是立着，老师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你还立着干什么，你的脚底里长了根？

光头叫朱春才，镇里文教科长的哥哥。自从他承包了朱家庄那条眼睛河以后，每学期总有好几次，把逮到的在眼睛河钓鱼的学生送到学校的校长那里，请求处理，并且一定要罚款。校长看他兄弟的面子，学生家长为自己的子女做了错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心中虽不愿但都掏了腰包。朱春才开始逮到

一个钓鱼的学生，只罚几十元，3年下来涨价到了几百元。胡主任与朱春才已经打过几十次交道，看见他心里就厌恶。厌恶他贪心，不讲道理。光头甚至把在眼睛河边玩水的同学都逮到了学校，死死咬定他们是钓鱼的，而且还有人证明。孩子否认，班主任怕事，启发诱导他们承认，最后孩子们承认了，朱春才的罚款就得手了。为此，胡主任在每个年级开会时，在会上屡屡提醒同学们：你们要玩，别去眼睛河那里玩，眼睛河是“陷阱河”。可是眼睛河不知道有什么力量在诱惑人。胡主任问过罚过款的同学，为什么要去眼睛河钓鱼，是河中的水妖迷上了你，或是你迷上了河中的水妖？他们的回答，使他大惑不解：眼睛河的鱼嘴馋，坐在河滩上，向清清的水里伸下一个脚趾头，鱼会咬着你的趾头不放，脚往上一缩，鱼就钓上来了。胡主任说你们试过吗？回答是没试过。没试过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回答是听说的。

用脚趾头能钓到鱼，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。

光头和塌鼻子一进政教处，胡主任像是见了冤家。光头不自然地摸了摸头，脸上不自然的笑容，也在他摸头时放开了。胡主任很讨厌光头不自然的摸头摸出的脸上的笑容。胡主任没有请光头坐，光头拉了拉塌鼻子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。胡主任故意不开口。光头见他不开口，又摸了摸头，摸出了一脸笑容后：老胡，你一定猜到我来是请你协助我。胡主任还是不开口。光头说：老胡你在听吗？胡主任原来一直叫他老朱，没有叫过他的名字，心里有冲撞他几下的欲望，考虑着用什么词语好。心里一个激灵：蠢才，谁说老胡不在听？胡主任骂了他一声蠢才。胡主任继续说：春才，时间宝

贵，我还有一大堆事，直奔你的来意，废话一个字都不要说，你要我协助你什么？

“昨天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，你校初三(1)班的陈雪冬，到我承包的眼睛河钓鱼。”

“证据呢？”

“塌鼻子你说。”光头推了推塌鼻子。

塌鼻子叫邬良。去年初三毕业，成绩太差，没能进入高一级的学校，在军乐队里跟他的堂兄学吹号，吹得不得法，一吹裤裆里的那个就会发胀。后来改做了敲鼓。这几天，军乐队没有联系到任务，邬良在家闲逛。

“昨天下午3点多，我从镇上回家，我见有人在钓鱼，就喊了一声，那钓鱼的提了条大鱼，拔腿就逃。”

“你怎么肯定钓鱼的是陈雪冬？”

“他在初二时与我打过架。”

“这就是证据？”胡主任讥笑着。

邬良不知怎么回答。朱春才说，我正在河边的棚子里与人打牌，因为输赢大，关了棚子的门。我听得有人喊钓鱼，我手里正拿了一副好牌，没有听到喊声立即追出门去，想不到人家的牌比我还好，他妈的输了50多元。我丢下牌，开门去追，那小子已经逃出了好一段路。当时，我想你就是逃到天边。我也要追到你天边，可是追到邬家村那个竹园那里，这小子不见了踪影。后来，塌鼻子对我说，这人叫陈雪冬，在你校初三(1)班，我就没有到他家里去，找到了学校。

“怎么协助你？”

“像过去一样，请你们老师做他的思想工作，叫他承认错

误。”

“承认了，罚他的款？”

“那当然了，你知道，这对你们学校有益，对犯事的人有益，对我也有益。”

“假使他不承认呢？”

“有你们老师耐心细致地做工作，在过去没有不承认的。”

学生到眼睛河钓鱼的事，大都是班里处理的。有几件班主任烫手，交给了政教处，由胡主任他亲自处理。事情处理得很顺利，都承认去钓过鱼，有的钓到了鱼，有的没有钓到鱼，钓到鱼的和没有钓到鱼的都罚了款。不要说没有钓到鱼的，就是钓了鱼的，一条鱼能值几元钱？但罚款罚了这鱼本身价值的几十倍。犯事的同学满腹委屈，掏钱的家长不满——他们的不满，表面上是对朱春才的不满，心里也对学校这样处理不满，这不满，也像鱼本身价值和罚款实际的数字一样有几十倍。钓鱼的事情处理后，没有得到处理完毕其他事情的如释重负和略有的快感，反而有抹之不去的保护不了学生的负疚感。一个学校里的中层干部，在学生和教师中间，你是个算得上的人物，在校园之外，你这个教书的，说一句话，不如肉案操刀的小刀手，也不如在社会上闲散混混的朱春才那一拨人。他不愿意再见到朱春才在他的办公室出现，在学生的大会上、小会上，他有时苦口婆心，有时横眉怒目，劝告、警告，你们真正爱钓鱼，水乡的河有千条万条，一定不要去朱春才的眼睛河——眼睛河是陷阱，落入这个陷阱，你自己负责！可是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，每学期都有几个糊里糊涂地落入眼睛河。

张老师没有食言。一下课，就把陈雪冬送到政教处。

朱春才一见陈雪冬，像是沙发上有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的，弹了起来。

“你这小子，昨天逃得比兔子还快，现在，你再逃啊！”朱春才一见陈雪冬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脸上的笑，比摸光头时摸出的笑要招人喜爱。

陈雪冬看了一眼光头，没有胆怯，把头一甩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

“喔唷，嘴比铅皮漏斗的嘴还硬，还要赖？”

“我要赖什么？”陈雪冬瞪了一眼光头。

“你认识不认识我？”

陈雪冬是大眼睛，他瞪着的时候，会使人想起牛犊的眼睛，也会使人立即想起牛犊的脾气。

朱春才想不到这个钓他鱼的陈雪冬，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他，火气在他的胸膛里汹涌。火气汹涌时，朱春才习惯右脚蹬地，他咚咚地蹬了三下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你再狡赖，我要打耳光的。”

谁也想不到，陈雪冬会大叫一声：“你敢打？”

“难道，我不敢打！”

“你打呀，我正想住几天医院。”

胡主任心里在为陈雪冬喝彩，没有像往日一样呵斥学生在政教处大声说话，并勒令住嘴，而是听之任之。他看一眼陈雪冬雄纠纠，气昂昂，有将生死置于度外的样子，想起了自己与陈雪冬相仿年龄时也是由钓鱼而引起的一场风波。

那时的小镇很小，东南西北四条街，任你往那个方向走，踏着狭长街道的石板路，走出100多米，就走进了田野。碧绿

的田野，镶嵌着一方方明镜似的池塘。池塘里养着集体的鱼。生产队的池塘有自订的规章制度，队里人到池塘钓鱼，一经抓获，视情节轻重，要罚粪肥多少；队外人到池塘钓鱼，谁能抓获，钓得的脏鱼归你享用外，还可以提成罚款的百分之五十。这样，队里人抓队外的钓鱼人，积极性特别高。初秋的一个午后，他见哑巴的儿子小华去钓田鸡、捉泥鳅。小华家有2只鸭子。用小华娘的话来说，她家的油盐酱醋都是从鸭屁眼里屙出来的，这话虽有些鸡屎鸭屎味道，倒也风趣。鸭子吃不到活的田鸡、泥鳅，鸭屁眼里就少屙，甚至不屙油盐酱醋。钓田鸡、泥鳅成了小华的硬性任务——愿意得去，不愿意也得去。钓田鸡的钓具十分简单，短短一根竹竿或树枝，梢头上系一根鞋底线，线头上没有钩子，只要结上一只蚱蜢、虾子。

胡主任小时候的小名叫蚕豆。蚕豆这小名，是脸形相似蚕豆而叫响的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叫他蚕豆。胡主任照镜子时，研究过自己的脸形，真正像是蚕豆，不同的是，现在胖了，变化的是像一粒水中浸胖的蚕豆。蚕豆和小华出了北街，没目的地瞎走，走到了形似葫芦的池塘边。池塘边有水沟，有浅水的河泥塘。小华在水沟里专心地抓泥鳅。蚕豆拿着小华的钓田鸡竿，走到池塘的葫芦柄上，把钓田鸡竿伸进了池塘。钓竿的线头上结着一只活蚱蜢。蚱蜢在水面上挣扎。人之中有傻瓜，鱼中也有傻瓜。一条傻瓜鱼一口蚕下了挣扎的蚱蜢。蚕豆看见一个水花，觉得手中的钓竿一沉。有鱼吞食了。提起钓竿一看，正是一条巴掌大的鳊鱼。蚕豆见小华专心捉着泥鳅，没告诉他自己已经钓到了鱼，心想再钓到一条后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蚕豆在捕捉蚱蜢作钓饵时，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喊：有人钓鱼

了，抓住他们。蚕豆一听见喊声，把鳊鱼往裤腰带上一塞，拿着钓竿，向着喊叫声的相反方向拼命地逃窜。小华听见喊声，见蚕豆在逃，他没有跟着蚕豆逃，自己顾自己，奔着另一个方向。不知逃了多少路，蚕豆见没人在追了，把钓竿扔进了稻田里。裤腰带上的鱼还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这鱼不能带回家，扔了也实在舍不得。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吃鱼了。蚕豆见不远处有一个小树林，最高的树头上有一个鸟巢。心想把鱼藏在鸟巢里安全可靠，等明天风平浪静后，再来取鱼。蚕豆把鱼藏到了鸟巢里。蚕豆回到家，家里的两扇大门给生产队的阿龙队长扛去了。蚕豆的娘一见他含着眼泪，拿起笞帚打蚕豆。她一边打一边说：谁叫你去钓鱼的？你这个闯祸坯，大门给扛去了，不罚20元钱，他们不还门。今晚，你站在门口看门。原来小华给逮住了，他说他在捉泥鳅，为了自己能够脱身，问他另外一个是否在钓鱼时，他点了点头。阿龙队长一听浑身来了劲，寻到蚕豆家里，开口要蚕豆娘罚款。蚕豆娘说她什么都不知道，等他回来再说。阿龙队长等不及了，扛起了大门，对蚕豆娘说：用钱来赎门。蚕豆娘一笞帚正要在蚕豆的背上狠狠地敲下去时，蚕豆的班主任惠老师正好经过。惠老师夺下了蚕豆娘手中的笞帚。他问明白情况后，问蚕豆钓了鱼没有？抓住了没有？蚕豆见事情闹大了，家里穷得酱油都买不起，哪有钱罚款，一口咬定是在钓田鸡，因为害怕才拼着命逃了。惠老师对蚕豆令人发怵地一笑，带着蚕豆娘到了公社保卫科。蚕豆坐在门槛上看门。坐久了，蚕豆打起了瞌睡。娘在老远处喊，你还坐着装死，还不来替惠老师扛门。惠老师帮着他娘上好了大门，摸了摸蚕豆的头说：别再出去钓田鸡了！惠老师走后，娘对他说：

惠老师到保卫科报了案，保卫科长是他的学生，很卖惠老师的面子，立即给大队书记打了电话。大队书记亲自去找了阿龙队长。阿龙队长扛着大门刚到家。书记见了阿龙大骂：你鱼鳞大的证据没有找到一片，你就去扛人家的大门，他们若是要去告你，你起码要坐一个星期的班房。阿龙队长给书记一骂，头脑清醒了，马上又把门扛到了公社保卫科。

惠老师令人发怵的一笑，使他没有敢去取鸟窠里的鱼。时间长了，因钓鱼而扛去大门的事渐渐淡忘了，但惠老师令人发怵的一笑，使他难以忘却。

“老朱，陈雪冬没有到你那眼睛河钓鱼。”胡主任看了他一眼。

朱春才见陈雪冬嘴硬，真正想给他两记耳光。但他知道打不得，打了，事情就搞糟了。他提高了喉咙说：“我是带了证据来的。”

胡主任一听朱春才是带了证据来的，心里想：“陈雪冬这下子活该你倒霉了。”

“证据呢？”胡主任对朱春才笑了一笑。

“塌鼻头，你说。”

邬良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前了几步，对着胡主任指了指陈雪冬：“我是亲眼看见你的鱼的，是我喊了‘猪头山’（朱春才的外号）才知道的，不要赖了，承认吧，态度好，争取‘猪头山’的宽大处理，少罚一些你的款。”

“‘邬塌头’（邬良在校时的外号，据说是英语老师给他取的，‘邬’是取邬良的姓，‘塌头’是塌鼻子的简称），谁都知道你与我打过架，你别打击报复，陷害我。”

“打架的事，我早就忘了。谁都知道我‘邬塌头’不会记仇的。”邬良用袖管擦了擦鼻子。

“赖不掉了吧，你坦白，我少罚你 50 元。”朱春才得意地说。

“钓了鱼，我不会赖，没有钓鱼，我不会自己害自己。我自己害自己，难道我是笨蛋吗？痴心妄想！”陈雪冬白了一眼邬良。

“老胡，你看这个陈雪冬，在人证面前，他还在狡赖，好像是我们冤枉了他。”朱春才坐到了沙发上。

“是你们合伙冤枉了我。”

“那你拿出冤枉你的证据。”朱春才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

“当然有证据，昨天下午，我与杨新宇在一起。不信，你们去问他。”

还有人证？看着陈雪冬他们 3 个人相声似的演出，胡主任觉得自己很难把握，说心里话，他站在陈雪冬一边，希望他真的没有去钓鱼。没有钓鱼，陈雪冬应该这样理直气壮地挺着，怕的是陈雪冬确实去钓了鱼，现在的一切不承认，仅只是外强中干的表现。在朱春才、邬良轮番的轰炸之下，陈雪冬肯定会坚持不了。他正想着陈雪冬坚持不了时如何收场时，一听陈雪冬也有他没有去钓鱼的人证，心中窃喜，想后边的戏怎么演下去，但他十分担心陈雪冬会把戏演砸。

传唤证人杨新宇。

杨新宇在前一个周日到眼睛河钓过鱼，鱼没钓到，人也没被朱春才逮到。但朱春才不笨。早晨，他等候在校门口，拦住了一个与杨新宇模样差不多的男孩，吓唬他昨天到他的鱼塘里

钓过鱼。这男孩禁不住吓唬，哇地一声哭了。哭声，吸引了上百个进校的孩子。不知是谁打抱不平，说漏了嘴，说不是他，昨天钓鱼的是初三（1）班的杨新宇。朱春才找到了杨新宇的班主任钱老师。钱老师在教师中以善于做思想工作出名。杨新宇开始矢口否认，但经不住钱老师的和风细雨，最后承认去钓过鱼，只是没有钓到。朱春才见钱老师全心全意地配合，十分感谢，给了她一个面子，罚款数300元减去了一半。杨新宇罚了150元。杨新宇拿不出钱，杨新宇父亲说钱要卖了肥猪才有，见这场景，钱老师掏出150元垫上了。到今天，杨新宇家的猪没卖，150元钱还欠着。

一到政教处，杨新宇狠狠地瞪了一眼朱春才，然后在胡主任面前低着头，无声地站着。

“昨天，下午一点到四点钟，你与谁在一起？”胡主任问。

“陈雪冬。”

“这只小胖猪在胡说。”朱春才大声叫着。

杨新宇是个小胖子，他最恨人家叫他小胖猪。他圆睁着大眼睛，指着朱春才：“你叫什么？你这只猪头山。”

不能容忍有人在政教处吵闹，胡主任严肃地说：“我这里有卫生纸，我建议各位擦擦嘴再说话。”

杨新宇听了一笑。朱春才却笑不出。

“老朱，”胡主任对朱春才说：“我看让杨新宇说完了，你再说，好吗？吵架解决不了问题。”他又对杨新宇说：“继续说下去，是一就说一，不要说二。”

杨新宇说他和陈雪冬在下午一点半钟出头些，进了镇上的大光明商场。在卖电脑柜台那儿转了一圈以后，他们就到了图